

日期：2025-01-15

來源：衛武營本事

文字：盧宏文

連結：<https://www.npac-weiwuying.org/blogs/67872ac761d7480007ee0841>



Olé KHAMCHANLA ©VanHai

世界通過個人的身體

在舞作《圓》的開頭，既是編舞也是獨舞舞者的 Olé KHAMCHANLA（奧萊·康詹拉）於黑暗中現身，手勢在空氣中如魚般游動著，還不確定一切將發展成什麼。漸漸的，有些可供辨識的動作元素逐漸上身，例如上身的手指、手腕和手軸彎折的角度，下身的腳踝勾起，以及身體朝雙側撐開的張力等，都能讓人聯想起寮國或泰國著名的傳統舞蹈身法。

在 Olé流動的肢體變化及串接中，不同的舞蹈技法或美學觀，如同海中的礁岩，時隱時現。傳統舞蹈的身體張力，或許可與街舞的震動相融，特定手勢的強調，也能運用在現代舞的韻律中，最後甚至能加入轉圈雙腳離地輕跳。舞者 Olé本身，便是那兜攏一切的圓，透過生命歷程與學習，將技法穿戴上身，也在圓的流轉中，將動作既有的意義離心甩脫。

同時在一名舞者身上，看到如此多各具時空脈絡的舞蹈傳承所留下的痕跡，不禁令人有種邊界感的動搖，究竟什麼才是舞蹈，什麼才是美的？或許這也正是《圓》既如水般含容一切，卻又不固著在哪一方的原因吧。意義與邊界總是不斷在建立與挪動，唯有表現出這個動態的過程，才能真切地回應現實。

集體散落於世界

經歷上半場，由個人動作軌跡，折射出背後舞蹈養成，及美學、身分邊界的提問後，下半場來到由 Olé與來自新竹的艸雨田舞蹈劇場合作的《親密近地》。在一個以舞蹈及身體史做為策展標題的計畫裡，見到這兩者的組合便足以讓人浮想聯翩。艸雨田舞蹈劇場的源起，最遠可以上溯至欣蕾舞蹈藝術中心，及其背後特有的臺灣舞蹈社歷史，而舞蹈社所在的特殊時空條件，使其需採取一種博採眾長的訓練方式，無論民族舞蹈、芭蕾或是現代舞皆來者不拒。雖說如今的艸雨田舞蹈劇場與這段歷史已相去甚遠，但無論有意無意，Olé的創作方式，恰與艸雨田背後之紋理，藏著許多相互映照的可能。

《親密近地》大致可分為三段，首段可見到《圓》的一些遺緒，三名女舞者做著寮國或泰國傳統舞蹈手勢，手勢穿梭間，身體有時頓挫如功夫發勁，有時則伸腳如芭蕾的延伸。第二段則是兩名舞者如四足類般，在地上爬動繞行，進而逐漸撐起，顫動著學習如何直立走路，及至開始出現語言，有了爭吵和不同個體的氣質差異。最後一段，五名舞者穿上相似的黑衣，時而相互貼近，時而將力量卸掉，再找到下一個貼近的組合。集體熱舞後，舞者們擁抱復散開，對著觀眾不斷整理儀容，彷彿暗示著這個在一起孤獨的時代，找不著擁抱與爭吵的對象，只能面向虛空，擺好搏擊的準備。

舞作的三段式推進，大致展現了由共同體到個人，再從自身來到集體處境，如何靠近，如何分裂的往返辯證。當不同舞蹈技法兼容於同一人的動作流轉中，無論是國族想像的、傳統的或現代的，進入技法，便意味著浸入其累積的時間之流，在潮流洶湧中，個人如何勇於接招，或許即是另闢新局的契機。

相較於首段著眼於和人類技藝拖曳的歷史包袱周旋，後兩段則更直接切入個人與群體的命運牽連。從尚赤裸著的個體，演化至意識到他者存在的社會性動物，我們注定要不斷爭吵、合作，至死方休。如同舞作中後兩段，無論是雙人舞，或是群舞所昭示的，當舞台上同時有另一人存在，便時刻得要做出親密或分離的選擇。而過去仰賴實體接觸的交流，碰到如今無孔不入的社交媒體，其複雜程度豈止等比級數上升，每個人需隨時提醒自己跟上群體潮流，如同舞者在一陣混亂後，總要自戀地止不住打理儀容。在這個看似擁有廣大群體，但風向瞬息變換的網路社群中，會不會潮水退去，原來小丑竟是我？線上狂風吹拂，如何繼續在風中擁抱，舞者們最終迎戰的姿勢，成為一個暫時的懸念。



奧萊·康詹拉+艸雨田舞蹈劇場《親密近地》©林峻永